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六回 宋康王泥馬渡江

靖康三年，北國皇帝降旨，幽二帝於五國城不遣。著令四太子會幹離不復南侵。卻說幹離不正在虜營練熟軍馬，又得金主旨來到，令部兵南侵，即與眾將議曰：「趁此秋高馬肥，正好用兵。」即分撥諸胡兵十萬，從太原進發。哨馬報入中華，百姓依前驚亂，四下逃生。幹離不大軍至真定，預先遣人以書報康王：「來軍中議和。方且退兵。不然，大軍直抵汴城，寸草不留。」卻說康王自太上皇北狩以後，每日與一二親臣議論軍旅，定奪復興之計。忽聞邊庭消息，金兵又大舉南侵，憂慮不出。及邊關報急，羽書交馳，有汪伯彥、黃潛善率眾臣入，請康王出都堂議事。次日，康王始出都堂理政，與眾臣議曰：「虜寇勢獷，中國屢困，今領大兵南下，邊庭受圍，百姓驚竄，又遣使人復請議和。此事爾眾臣有何高論？」王雲曰：「賊勢浩大，彼強我弱，往年正因不得親王詣金營立盟誓，致有屢屢反覆用兵之故，使天下蒼生不獲寧居。今元帥幹離不遣使來召殿下詣軍前議和，殿下莫惜一行，斯能杜絕後慮。」康王默然。

汪、黃二人繼進，亦請康王親行，方有定議。康王曰：「父兄之讎，誓不戴天，若吾再往金營，則天下付之誰人。且國事當決之元祐皇后，豈臣子所得自專。」王雲曰：「殿下此行，亦為社稷故也。就使奏知皇后，必見聽允。如不然，則宗廟天下決難保矣。」康王本仁慈柔懦無決斷者，因見王雲等言為社稷蒼生之故，只得依其議。下命王云為副，次日迢離汴京，大小官員隨從出城。康王心猶遲疑，未即行。王雲動輒張皇賊勢，又以彼強我弱為辭，迫脅康王登車，略無臣之禮，從臣無有不恨之者。康王啟行，道經相州，有宗正少卿宗澤，聞康王車駕至，迎候馬首，具問殿下所行之由，康王告以詣虜營議和。宗澤驚曰：「此行誰保殿下往？」康王曰：「王雲同往。」澤曰：「王雲惟一婦人矣，豈識大臣禮體！」澤於康王前力劾其有辱使命，乞誅之以為後勸。王雲方欲辯明，而眾軍已交手殺之矣。

宗澤力諫康王不可北去：「往時蕭王已為奸臣所誤，大王可復誤耶。此行必無還理，不如暫留，審視國勢，以圖恢復。」康王遂從宗澤之請，果不使北，將為潛歸之計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斷云：宋室頃危勢漸離，康王奚忍棄邦基？

臨岐不是忠貞諫，預失中原未可知。

卻說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，心甚悔至死。聞康王再使，即遣數捷騎，倍道而進催行。是時，康王出，密離相州，欲達京師見元祐皇后，以圖恢復，單騎躲避，不與人知焉。金兵探知其出離相州，率鐵騎日夜追趕。

卻說康王自離相州，亦恐金兵後襲，只揀大路逃走。前至磁州地界，行得困乏，見路旁一座古廟，樹木蒼蔭。康王仰首看廟門牌額，見大書金「崔府君廟」四字。康王迢進廟中，不覺神思困倦，依神櫺內假寐。少時近二更時分，廟門外數十鐵騎搶入廟來，舉起火把，於廟中四下搜究。康王夢寐中，略聞似金兵號令「遍尋」。片時，鐵騎數十人內有云：「必定走去也，可速追之。」眾人一齊出了廟門。至三更，左側但聽得階下蛩聲唧唧，寂無人語，康王始安心。正欲睡去，忽有人喝云：「速起上馬，追兵復至矣！」康王茫然驚曰：「此去無馬，奈何！」其人曰：「已備馬矣。幸大王疾速加鞭！」康王豁然，抽身出外，環顧星光之下，果有匹馬立於旁，將身一跳上馬，加上三鞭，其馬負康王飛騰而走。天未明，已近夾江。遙望江水大浪滔天，拍岸聲鳴。康王見無船渡，心下驚惶。只得掣起馬韁，再加一鞭，其馬躡身而過，即渡了夾江。康王至岸時，見馬僵立不進。天明視之，乃是崔府君廟門外泥塑馬也。康王大驚，遂步行問鄉人：「此何處？」鄉人道：「此磁州也。」康王暗計其行程，只一晝夜，行七百餘里，始知崔府君神力所助。後人有古風一篇，單詠泥馬渡江事跡，有感而賦云：胡馬南來衰宋祚，樓台歌舞春光暮。玉人已去酒卮空，一曲當年隨帝輅。誰想奢華變作悲，龍爭虎鬥交相持。京城擊鼓旌旗急，羊梟風逐入將士離。親皇妃後俱遭遣，義士忠臣無計轉。黃雲白草蔽胡塵，促去鑾輿關塞遠。致令天下勤王心，臨岐懷憤嗟怨深。欲挽天戈回日月，中原奚忍見傾沉。金陵氣運留英主，竟產英雄獲相遇。夾江夜走有神駒，神駒英主今何處？崔君廟畔樹蒼蒼，行人經過幾斜陽。中興事業渾如夢，盡付漁歌在滄浪。

卻說康王既渡夾江，不敢遲緩。行至一莊，覺肚中餓餒，迢奔入莊中，略求漿飲。俄有一老嫗自內出迎，延康王入草舍中坐定。老嫗曰：「官人少息，待老妾往鄰家乞火即來。」言畢迢出莊外去。康王坐了片時，不見老嫗回來，心下驚疑。不移時，老嫗復返。因問康王曰：「官人何來？願聞其略。」王曰：「吾為商於磁、相二州間，因為金兵劫擄，以至於此。」嫗曰：「官人非商旅也，莫是宮中親王否？前數日有胡騎追趕其人，於路不絕，適早間又有四騎來追，問：『有康王由此經過否？』吾已給之曰：『康王已過此兩日矣。你追逐不及也。』追騎聞妾之說，舉鞭擊其鞍道：『可惜，可惜！』遂已回去矣。」

大王且安心，容進酒飯。」康王因問嫗姓氏，嫗但泣而不言。

康王再三詰之，嫗乃曰：「妾世居磁州，止生一子，名李若水，仕宋朝為侍郎之職，近日因隨太上皇車駕北狩，死於虜軍，吾兒得為忠臣，妾不恨矣。妾聞磁、相二州留守宗澤在焉？城中食足兵強，天下事尚可為，幸大王此去勉之。」因出金銀數兩，獻康王為路費。康王受之，相向而泣。即日辭別老嫗而去。行一日，磁州宗澤遣人迎謁，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蹕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元祐皇后自居延福宮，不理朝事幾一年。

及張邦昌僭位，群臣議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。及聞康王至相州，朝廷方議划河請和，遣聶昌往河南路、耿南仲往河北路，俱為割地使。聶昌與金虜至絳州，絳人殺之；耿南仲同虜使王洵至衛州，衛人殺王洵。南仲遂奔相州，來見康王，具道衛人殺虜使之由，「臣聞殿下在相州，迢來投奔。」康王見南仲，本不喜悅，為其來奔，寬容之。遣其連街揭榜，召兵勤王。果是河北諸路，聞康王欲圖興復，有榜曉示，人心思奮。

一日，康王坐府中，謂幕屬曰：「吾夜來夢見皇兄，脫所著御袍賜吾，吾即解衣而服所賜袍，此何祥也？」官屬各曰：「黃袍加身，乃是佳兆，當主殿下後有九五之分。」言猶未了，報京師有使命來。康王召入問之，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，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，汪伯彥、宗澤為左右副元帥，仍命康王草詔，便宜行事，盡起河北人馬，入救京師。康王捧詔嗚咽號泣，遙望京師拜受。軍民感動，哭聲大震。次日，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，招集人馬。不數日，四方豪傑爭應，將有萬餘人。

康王下令分為五軍屯紮。